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二十回 聖恩浩蕩薄海同春 帥德汪洋災黎樂業

其年是癸丑年。正月元旦，賈政、賈蘭同去朝賀過後，回到宗祠祭了祖，才到府裡，同王夫人在榮禧堂上受了眾人拜賀。一應女眷們分兩行在西邊坐下，東邊只有蘭哥兒坐在底下。賈政叫他吧恩詔念與太太聽，蘭哥便走到王夫人跟前，說道：

「恩旨很多呢，第一道就是封我們三帥的事，去年見了底稿，稟知太太的了。第二道是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，移居東宮。封皇次子為恭孝親王。其餘皇庶子概封王爵。還有覃恩詔旨一道，大略是普蠲錢糧，大赦罪囚，及遣官分祭岳瀆並歷代陵寢，又如開恩科、賞耆民、大酺天下十日，各官統加二級等事，共三十六條，都是從來罕有的曠典。另有一道敕各省省城內特建東嶽、關聖、呂祖廟，賜名三聖祠，從京城先建起。另有一道是個大喜信，」就細細念道：

朕聞《詩》首《關雎》，《書》傳禘降，淑女之求，古帝王所亟。今皇太子及恭孝王並係正宮其皇后一乳所出，今年俱一十一歲。雖在沖齡，而天性孝恭，見事明決，嫻貫經史，通達治體，洵可稱為佳兒，尚兒配有佳婦。特此頒諭在京及各直省一切王公大臣，簪纓詩禮舊家：所有親生嫡女，自十一歲以上，十五歲以下，果能博通詞翰，曉暢古今，又兼體貌端莊，性情和順者，即將姓名年貌呈報本省督撫，給咨驛送禮部。該部以七月初一日為始，陸續註冊填卷，截至二十七日查數具奏。

候朕於八月初一日，在凝香殿命題考試。選居第一名者，冊為皇太子正妃；第二名配為恭孝王正妃；餘各按年齒，配給眾皇庶子為妃；若尚有餘名，酌給各親王子弟為配；並非朕自選嬪嬙也。其或雖有才學，而賦相不揚，或夙嬰疾病者，勿遣。

王夫人聽了，十分歡喜，笑道：「我們家運正通，封王之後或者又出個青宮正妃也未可定。」賈政道：「白雲山算小鈺十二歲封王，一些不錯。還算優曇姐妹十一歲冊妃，不知准不准？」寶釵接口道：「若講考試，只怕總是舜華第一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去年為了我惦記小鈺，大家日日到上房請安問候，整整荒了一年的工夫，如今還得央求先生狠狠的訓誨他們要緊。」

岫煙便說：「若論學問，如今他們個個強似我，那裡訓誨得來？只好早晚督率他們各自用工，這還做得來的！」賈政道：「這話未免太謙，但是嚴嚴督率也就可感了。」賈蘭道：「過了燈節就要開館才好。」李執道：「何必燈節？今年五日得辛，這初五是辛卯日，日行黃道，又值奎星，更兼紅鸞天喜，天恩月德催官，種種吉星臨照，竟是這日上學為妙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，就定了罷。」說了一會，各自散去，小姊妹也仍回園內。

轉眼已是初五，王夫人同兒媳、孫婦來到園中，帶齊了眾姊妹，向岫煙說：「他們都已拜過先生，只行常禮。這淑貞是初上學，要拜的。」淑貞就端端正正拜了四拜，香菱也帶了淡如進來拜，從了先生。那各家的奶奶聞知女兒上學，齊集寶府：

一則道喜，二則拜年，三則囑托岫煙逼他們的工課。這日都在大觀樓下開懷暢飲。

到第二日，寶琴是事外的人，便說家中有事，先辭去了。

眾奶奶們又住了多日，那班小姊妹各自翻書弄本，十分用心。

惟有舜華不很在意。湘雲只認是他自恃才高，不肯臨陣磨槍的意思。臨行，還諄諄囑他：「加緊用功，這是終身福澤所關，不可大意。」李執等也各把女兒吩咐一番，才各歸家去了。這是京裡的話。

且說小鈺見了恩旨，十分感激，便寫上折子謝恩。又奏：

現在搶回倭賊劫去的銀約有四千萬兩，米也有八九百萬，足夠安撫歸流之用。但在東人員不敷差遣，求詔諭吏部速照向時文武員缺，趕緊銓選；並另挑大小官三四百員，分發來東，以便分頭委用。又奏倭寇騷擾已久，各省奸民乘機搶劫，所在俱有，地方官不能剿撫，又不敢奏聞，致添睿慮。如今劇賊盡殲，小丑自然畏懼，但仇怨已多，鄉里斷難存身，只得逃竄外省，正宜趁此恩赦之際，免究既往，善為安插。現在東省竟有別省亡命之徒，冒稱回籍。其實並非東民，臣佯為不知，一體安撫，實非失察。緣此種匪徒，若無業可安，勢必又滋事故，免不得大加殺戮。第念倭賊之變，死亡動以千萬計，倘再加斷喪，非培養國脈之道。要求皇上明降諭旨，以安反側，臣便宜行事。

已先將此意檄諭各省大吏，等語。聖上覽奏，大加誇獎，均如所請，速行。

隔不多日，又是一折，奏稱東省辦理撫綏人員內，察出侵蝕肥己數人，業經正法梟示。刑雖過重，但此時災民失業，撫綏吃緊之際，正需幹員實心為公，庶皇恩得以遍及。若似此貪員，僅照成例辦理，難以儆眾，是以刑一懲百，亦辟以止辟之意。係屬權宜通變，不著為令。皇上看了，諭閣部大臣說：「賈小鈺不但是個將材，竟能深達政體，不愧相度。現在太師一缺久虛，即日降旨授為太師之職，用端百揆。」旨意報到寶府，眾人又歡喜慶賀了一番。不提。

且說碧簫見了考選閩女的聖旨，便對藹如說：「舜華考試，十有八九是取中的。我二人就好無分，正側同歸小鈺了。萬一不考，或考而不取，我們卻怎樣？」藹如道：「我們男和女雜，久涉嫌疑，斷無他適之理。舜華本有金玉天緣，兼且性情和厚，度量寬宏，讓他占個先也使得。況我們已封公爵，不怕人家小看了。又蒙聖恩，庶子俱有十世的公爵，襲封子孫也不致落薄。」

碧簫不待說完，便道：「你我既有同心，竟是定了主意，不必遲疑了。」正在商議，只見小鈺拿了正張府圖，說：「是工部畫來的，我們酌量改定，好叫他開工。」二人接來一瞧，見地址分在三處，碧簫說：「我們三家只在一處居住，何必分開呢？」

小鈺笑道：「姐姐錯了，此時年紀小，自然好同居的。將來男婚女嫁，難道仍好同居麼？」兩人齊聲道：「鈺兄弟，好忍心，竟想要撇開我們了。」小鈺又道：「不是忍心，其中有許多阻礙，又不好屈抑了二位姐姐，因此有這個話。」碧簫會意，便答道：「我很捨得你，單捨不得有情有義的舜妹妹，定要和他一世同居的。」藹如接著說：「舜妹妹這樣的一個人，誰不敬服他？就叫我們做他女兒也願意，那肯捨開他分住的。」小鈺聽了，滿面笑容說：「難得二位姐姐這樣關切，倒是我多心開罪了，還求原有！」忙把紙筆畫個圖出來：中是王府，左右是公府，各有小花園。王府後是大花園，園後牆隔一條街便是賈氏宗祠，那梅、薛宗祠另建他處。酌量停當，專差送京，先呈賈政閱後，才交給工部照圖趕辦。不用絮說。

此時遍天下已接奉恩詔，臣民共慶；且各督撫奉元帥檄諭，凡已往罪惡，不必追究，一體安戢，那此奸民就個個懷德畏威，改惡從善。至於東省各屬城垣、衙署、民房俱經修整齊全，一切承辦官員見小鈺賞罰公明，寬嚴並用，也各自竭力盡心，民沾實惠。雖久經兵燹，卻依舊民蕃物阜起來。更兼各省田禾豐茂，足有十分的收成，真是君明臣良，天庥滋至，萬民樂業，四海昇平，賊盜不興，干戈永息。變亂之後，經此一番整頓，實在景象一新。

那小鈺的功勞確也不小，但是他見了考選王妃的旨意，原想待到班師回京之後，面奏聖上，免了舜華的考。誰知連接廣東督撫詳文，說使臣船隻兩次遭風，打回海口。守了多時，才於四月盡邊，重複開放去了。小鈺一算等待使回，總得秋天。

班師之期尚早，若舜華考取了，又費一場周折。只是這事止好面陳，不便形諸章奏。因此想個主意，瞞著兩個姐姐，寫封家書，求母親回明老爺、太太，預先確定了舜華，叫他不必與考的話，即日差官送京。

那寶釵接到了便去稟知賈政、王夫人，賈政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快去與史姑娘商妥，就好行聘。」王夫人就帶了寶釵去求這頭親事，料是一說就成的。那知湘雲早已想到，和公婆商酌道：

「賈家姻事何嘗不好？若比到太子親王到底差些，不如待考過了，若或不取，再對未遲。」這日聽見王夫人等到他家裡，早知來意。果然他兩個提起這話，便推道：「我是寡居，不便做主，須得請公婆的示下。」寶釵說：「這個自然該請示的，快去說明，好選日過禮。」湘雲假意去了一會，回來說：「公婆說聯姻賈府，極光彩的，有什麼不願？但是降旨在先，若此時趕著對親，竟是有心規避，一經察出，還了得麼？須待考過之後才好議婚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考取了，就要冊立。那裡還能議婚？」湘雲假意進出了幾回，只說：「公婆執意要等考後才定。」寶釵還要懇求，王夫人生氣道：「不必說了，諒來不能仰攀的。」就站起身，叫打轎回

去。湘雲再三挽留吃飯去。王夫人說：「我們不為著要吃飯來的，別費心罷。」湘雲雖則心裡過不去，因為是女兒大事，只得由他們回去了。

王夫人氣匆匆到家告知賈政，賈政說：「這也怪他不得，誰不愛揀高枝兒飛？只是小釵現在辦理災賑，若得了這個信兒，恐怕沒心沒緒了。不如回他個信，說現在商量辦理，且安了他的心。待到七月盡邊，才告他實信，那時他知道考期已近，也無可如何了。」寶釵聽了，只得依著這話，寫書交來差帶回。

小釵得書心中安穩，其時撫恤事宜辦有章程，不必親身查察，便挑了幾十員實心明乾人員，往來各處監督。自己卻同了二位姐姐，回到濟南省城，在帥府往下，日日玩笑，十分得意。

其時正當炎夏，天氣熱得很。小釵吃過了午飯，叫兩個清秀小宮女舀了香湯，關上房門，替他擦背洗澡。有一個老實些的，只管擦背，口也不開。那一個名叫宮梅，年紀十三歲了，生得妖妖嬈嬈，偏替他擦腿，把小釵引得動起興來。宮梅就笑著說道：「怪不得元帥爺要封王的，肚子底下比咱們多了一個指頭兒呢。」小釵也笑道：「你沒有指頭兒，卻多了一張嘴，自然該做宮娥的了。」宮梅說：「我的嘴專會咬指頭兒的，王爺敢給我咬麼？」正在調笑，只聽見門外碧簫的聲音，喊道：「釵兄弟，快來瞧瞧，薛妹妹要不好了。」小釵連忙應道：「我就來。」便急急的揩抹了身，穿上衣褲，趕將過去。

只見宮女們都被碧簫支使開去了，自己呆呆的坐在旁邊看著，又見藹如坐在椅上，靠著桌子在那裡哭。小釵忙問道：

「姐姐為什麼？」藹如搖搖頭道：「別大驚小怪的，叫人聽了笑話。」小釵便輕輕的問道：「究竟是怎麼樣？」碧簫道：